

从权威到民主的字体审美演变

吴轶博

(吉林艺术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 **目的** 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 对字体审美的影响进行分析。**方法** 以字体样式、版面结构的变化为基本线索, 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背景节点性变迁的分析, 探讨社会文化背景的改变对于字体审美的影响。**结论** 文字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 它的使用经历了从少数人专享到大众普及的过程, 它的审美也经历了从权威到民主的演变。在传统社会, 文字的审美影响力更多地与国家意志相连, 有着特定的使用范围, 甚至带有某种“特权”意味; 近代以降, 文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变得紧密, 文字一度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救国图存的工具, 字体的审美同样被赋予了进步或“更新”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 文字很快参与到剧烈的政治运动中, 并与社会大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字体; 审美; 国家意志; 救国图存; 革命宣传

中图分类号: J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8)24-0007-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8.24.002

Aesthetic Evolution of Fonts from Authority to Democracy

WU Yi-bo

(Jilin University of Arts,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hang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n font aesthetics. With the change of font style and layout structure as the basic clu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n font aesthetics was discuss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nodal change of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s a t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characters were used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the exclusive enjoyment of the minority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masses. The aesthetics of characters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authority to democracy.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aesthetic influence of characters is more connected with national will, which has a specific range of use and even a certain meaning of "privilege".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comes closer. Characters become a tool for advanced intellectuals to save the count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characters had soon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nse political movement and had closely contact with the public.

KEY WORDS: typeface; aesthetic evolution; national will; save the country;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审美是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感性投射, 是介于物质文化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与人类的感性、理性交织的所有审美化事物的总和。文字本身不仅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同时也兼具艺术审美及社会功能的双重属性, 这就决定了字体审美投射了时代精神、文化观念、受众诉求等综合因素的影子, 意味着在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下, 字体的审美内涵会处于动态演变中, 接下

来回顾一下字体审美在 3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1 我国传统社会的文字审美

实际上, 权威性与民主性是相对的概念, 但它同时存在于文字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者认为, 文字是书写语言的记号体系, 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工

收稿日期: 2018-10-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15YJC760101)

作者简介: 吴轶博 (1977—), 女, 吉林人, 博士, 吉林艺术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与理论。

具,可以满足社会一切成员的交流需要。受使用者所从事生产的性质,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文字的使用和服务范围是有限的,在此意义上,文字是民主性的,没有阶级性可言。但对文字的发展历史而言,早期的文字的功能是为了统治而非启蒙,为统治阶级和少数专业人员所垄断,统治者利用文字传播教化,以证明其统治的权威性及其合法性。回顾中国字体历史,“《史记》中明确记载了秦始皇的丞相李斯等改大篆为小篆,依靠政治力量进行‘书同文’的工作^[1]。”在文字创立早期,使用文字的只是少数的巫(司占卜或祭祀的人)或史(司记载氏族或国家历史的史官),而后的使用者也是少数读书人或士人,“科举制度的发达,部分解释了百姓崇拜文字的原因”,这既源于士人对道统的屈服,又与其权力的梦幻有关^[2]。另外,“正统几乎与权威不可分割,旨在传达权力或地位中的字体通常会成为某一时期的官方正统字体^[3]。”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正字法,于社会而言,代表着官方的规范与标准;于政治而言,代表着权威的传播与象征。从两汉开始,统治阶级多次派文化官员立石刻经书写标准字形规范。隋唐以降,科举盛行,不仅出版了如《干禄字书》、《五经文字》等正字字书,选官考核更是以“身、言、书、判”四才为准绳,“书”即要求楷法遒美。时至明清,则出现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的“三管楷书”,书体严谨工整,成为干禄仕子们进阶台阁的必修课。

就设计语境而言,文字使用的载体、字体的大小、字体的对齐方式、字与阅读者的相对位置以及字体本身的样式和排列,都携带权威的视觉感知。现代视觉研究表明,人的感知可以确定深度信息,深度知觉的线索包括物体的大小、质地等信息,大的位图显近,组织质地的单元大的比小的显近^[4]。当字形的方正、笔直,排列间距较大与高大、静穆感受相互联觉;字体存在的载体,像具有物理和感知重量的大理石、精致的皮革封面、质地精良的纸张等,也成为彰显权威性和崇高感的道具。而中心对齐与两端对齐的排列方式,是物理学意义上平衡的图式,存在着某种心理暗示,即稳定性和正式性。如古罗马时期经常将大写字母端刻于公共纪念碑上,以纪念某种军事胜利和人物的功绩,大写字母本身具有强烈视觉张力,两端对齐产生较大的字间距,石质的坚硬与重量都会让人感受到信息的权威特征而长时间驻足观看,见图1。而我国文字书写的载体从甲骨、青铜、石碑无不整饬肃穆,彰显权力、礼法的威严,字形大小整齐划一,行款规整、纵横有度,如西周时期的“颂壶”上出现了纵横线画出的方格作为辅助,以规范位置,这种神圣其事的文字营造态度,造就了早期文字无可名状的凝重和威严,见图2—3。到了小篆时期,除了字形摆脱了繁复的装饰外,结构更趋于均衡对称,空间比例也极其严谨,秩序、端范无不传达出威仪之感,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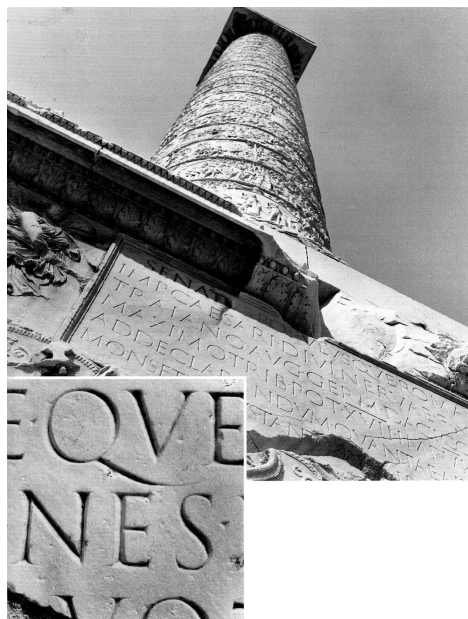


图1 刻于公元114年的Trajan Column底部的文字
Fig.1 Text inscribed at the bottom of Trajan Column in 114 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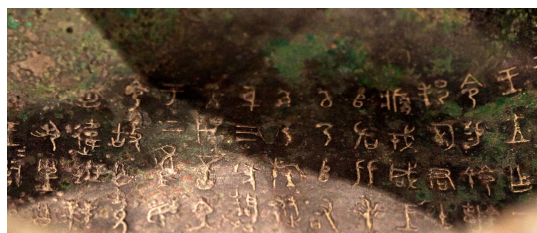


图2 青铜铭文
Fig.2 Bronze inscription



图3 “颂壶”拓片
Fig.3 "Song pot" rubbing



图4 秦峰山碑
Fig.4 Mount of Qin Yi tablet

2 我国近代以来的文字审美

随着新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文字记录的内容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神圣与威严,汉字的演变朝着便于书写与传播的实用性方向发展,文字的使用范围也随之扩大,并与新时代的革命性思潮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国家政权及国家命运进入了混乱动荡的时期。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犹如一声惊雷震醒了沉睡的中国,自此,中国试图向西方学习发展自身,先后展开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不同阶段的“救亡图存”的尝试与努力。在开启民智与教化方面,新式学堂逐渐增加,文字的普及率得到进一步提高,维新报刊及大众出版物成为启蒙与普及的代表。更重要的是,此类出版物不再是少数官吏、权贵的“专属品”,开始走入普通底层民众的生活中,形成“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5]的局面。在字体的使用上,维新革命报刊充分利用字体本身携带的情绪来体现其激进的内容,如《民报》、《时务报》、《革命军》、《清议报》纷纷采用豪迈威武的魏碑体作为题名,碑学书法大师于佑任认为,北朝碑刻具有尚武精神,而中国自宋以后,正缺乏尚武精神,所以提倡人们学习^[6]。不难看出,字体审美被赋予了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1916年,高举反对封建文化、追求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随即“五四运动”爆发,西方文化技术大举进入中国,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利用笔下的文字及字体创作表达新思想和新主张,字体承载着思想文化革命的精神,自此掀开了新文化的一角。随着文化传播的需要,出版业空前繁荣,大批的书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1919年和1920年为例,分别由139中和137中期刊创立,平均每三天即有新刊问世^[7]。”实际上,杂志具有推广革命性思想,快速传播和影响民众观念的作用,肩负着新文化运动使命的“科学”和“民主”,也必然需要培育它成长的土壤。1915年,作为新文化代表的《科学》杂志和《新青年》杂志创刊。《科学》杂志的创办,代表着我国现代科学探索的开端,是科学救国理想的见证。在设计上出于杂志属性的考量,采用了横排版的新样式,每版22行,每行23个字。同时,在排版中采用了12种标点符号,比当时西方标点多出2种。《新青年》杂志则在名字上就赋予了特定历史时期的“进步”意味,那么在封面上的字体和版式必然要表达“进步”的声音。事实确实如此,“新青年”3个字的设计上抹去了旧时代的印记,开启了新时代的美学样式。“新青年”在字形上偏长,整字使用简洁的几何化处理,横竖划粗壮有力,竖划上窄下宽的处理使整字略带透视感,有种仰视的视觉感受,新的字体承载着新思想、新追求,与办刊的理念高度契合,寄予新青年以无限的希望。

3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审美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盲率达80%以上,工农子女占绝大多数^[8]。基于这样的事实,并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0]。”1949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的计划,同年,颁布了《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标志着我国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全国扫盲工作的开始。扫盲运动的短视性和局限性暂且不论,它对于民众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为大众审美意识的增强做好了准备。

西方学者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概括为“意识解放的日常生活基础”,美学焦点从艺术家转换到大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在继承的基础上,从另外的维度展开了关于大众审美的研究,其基本立场是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社会进步的角度出发,探讨审美意识形态在建构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为主要方向,而关于“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美与艺术接受问题,成为毛泽东美学思想的现实基点^[9]。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这一价值论的时代宣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紧紧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基本形成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思想。他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0]。”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审美主体的人被定义为群体主体被无限放大,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服务的文艺观,赋予了大多数人的艺术参与权,极大地改变了艺术生产和消费方式,奠定了人民文艺新时代的美学面貌。

随着毛泽东“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目的的文艺大众化美学标准的确立,一方面,字体作为艺术创作微观的元素,需要深入考虑到与大众的情感联系及审美趣味。根据老一代字体设计师回忆,当时的字体创作,在完成字体小样后会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如当时他们开展的“经典著作体”的研究课题,在字样完成后排印小的样张后即深入到农村,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评字工作中,最后由徐学诚设计的康熙字典体受到青睐,不久完成了6196个字符的全套字体设计。另一方面,在字体风格的审美创造及传达上,现实朴素与粗壮力量的字体,是与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情感高度契合的时代表征。不仅书刊、报纸中的正文字体需要壮而有力,标题字体也朝着这一标准发展。姚体字和长牟体是当时为活跃报纸版面而设计的标题字体,见图5,姚体字笔画处理借鉴了宋体和黑体的形态和部分装饰性特征,整字结实有力,富有革命的战斗精神,而且由于容易被模仿和书写,被大量应用于宣传标语、政治口号中;长牟体则字形瘦



图5 姚体字和长宋体在报纸上的应用
Fig.5 Application of Yao and Chang Mou typeface in newspapers

长,并改变了传统宋体字横竖笔画的比例关系,横划加粗后字形浓烈厚重,不仅是为毛泽东晚年阅读方便而设计制作“大字本”的专属字体,后来更成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的指定字体。

4 结语

纵观从传统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后字体样式的变化,都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联,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字体的审美则经历了权威到民主的演变,承担着从巩固统治,到救亡图存,再到革命宣传的与中国社会节点性进程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美学使命。

参考文献:

[1]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中国文字改革问题[M]. 北京:

新建社, 1952.

China Language Reform Commission. The Issues of Chinese Language Reform[M]. Beijing: New Construction Magazine, 1952.

- [2] 王铭铭. 人类学讲义稿[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1. WANG Ming-ming. Lecture Notes on Anthropology[M]. Beijing: World Book Publishing Press, 2011.
- [3] 戴维·朱里. 什么是文字设计[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DAVID J. What is Typo Graphy[M].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2002.
- [4] 柳沙. 设计心理学.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 LIV Sha. Design Psycholog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
- [5] 章开沅, 罗福惠. 比较中的审视: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ZHANG Kai-yuan, LUO Fu-hui. Survey in Comparison: the Research on Early Modernization in China[M].

-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6] 蒋华. 中国“美术字”研究[D]. 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 2009.
- JIANG Hua.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rtistic Calligraphy[D]. Beijing: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2009.
- [7] 王余光, 吴永贵. 中国出版通史: 8(民国卷)[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 WANG Yu-guang, WU Yong-gui. The Publishing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8(the Republic of China)[M]. Beijing: China Book Publishing Press, 2008.
- [8] 张静庐. 中国近代出版史初编[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 ZHANG Jing-lu. The First Edition of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 History[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2011.
- [9] 董渭川. 新中国新教育[M]. 上海: 中华书局, 1951.
- DONG Wei-chuan. New Education of New China[M]. Shanghai: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51.
- [10] 王向峰. 中国百年美学分例研究[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4.
- WANG Xiang-feng. Research on the Centennial Aesthetics in China[M].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1] 毛泽东文艺论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Literature and Art Collection of Zedong MAO[M].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2002.